

——
我们几个人去阿巴海看天鹅，当然也想看秋天开着白花的芦苇。那片水泽中间，长着高过房顶的芦苇。

阿巴海是天然的湿地，大大小小的泡子遍布其中，是各种候鸟的栖息地。每年春天，天鹅、翘嘴鸭、黑水鸡、大雁、白鹤、丹顶鹤等候鸟北迁的时候，会在这里停歇、栖息、休整。深秋时节，南飞的候鸟也会在阿巴海的芦苇荡里，停留一段时间。

每到春秋候鸟迁徙的季节，阿巴海就热闹起来，各种鸟类喧闹着像奔赴一场舞会。

我们没有看到天鹅。同行者说：“今年深秋气温高，也许那些飞禽还没有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起飞呢。”

远处岸边的树叶黄了，和湖里的芦苇映衬着，像巴比松派的油画一般。村部就临着湖边，芦苇抱着大湖也抱着村部，像抱着它深爱的孩子一样。

湖边又新建了几个传统的蒙古包。游人在木栈道上漫步，芦苇在蒙古包的周围轻轻摇摆，有一种原生态的美。

我们站在木栈道上，看万顷芦苇，赏千里烟波。

“水满田畴稻叶齐，日光穿树晓烟低。”这里的田地大多种植水稻。若将乡村拟作画卷，稻田、芦苇荡便是其中富有生命力的笔触，绿得深邃，黄得灿烂。

在湖边高低不平的草地上，一大群牛在悠然地吃草，仿佛是天上撒下的一颗颗黑珍珠。几位放牛的牧民在湖边围坐，喝着砖茶，谈笑风生。

一群喜鹊在牛群里飞上飞下，落在牛的后背上，也落在草原版的“牧童骑黄牛”的意境里。牧人随口唱起长调，牛群自在地吃草，喜鹊嬉闹觅食，一派和谐景象。

中午，我们在村部外面的木栈道上席地而坐，吃着自带的食物。吃饱喝足，便躺在木栈道上，20度的温暖阳光晒在身上，听着风拂着芦苇叶子的喃喃声。

午休之后，大家还不甘心，去村子西面的湖边去寻天鹅。见到一位蒙古族老额吉在院子里晾晒羊草。老额吉有一张慈祥的面孔，还邀请我们去她家喝茶。她家前面就是湖泊，我们穿过她家的院子，又看到一大片芦苇，湖边还停着一条锈迹斑斑的铁皮小船，想必很久都没开动了。芦苇从船的缝隙里钻过来，已经高过船身。

我们在芦苇荡中的木栈道上漫步，感受大自然的恩赐，时光仿佛也慢下来。

湖边人家的生活充满了诗意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听风打芦苇的沙沙声，听鸟的鸣叫声，听牛群的哞哞声……

下午，在回去的路上又看到一片美丽的芦苇荡，白茫茫的芦花在风中摇曳，像是起伏的海浪。芦苇丛中一匹棕色的骏马，在西斜的阳光下，呈现出迷离的意境，我急忙举起相机拍下了光影中的马。

二

初冬时节，听一位摄影爱好者说

站在时光的渡口，采撷岁月的馨香，老屋的模样总在回忆里鲜活，那风雨中伫立的身影，是我心底最深的眷恋。

小村庄里，多数人家早已拆了老屋，搬去山顶的新楼或是县城的居所，唯有几位老人守着故土，于他们而言，老屋是根，是血脉的归处。清晨，麻雀在山头间叽叽喳喳穿梭，清澈的溪水从门前缓缓流过，推门便闻泥土的芬芳，坐在门口，晚霞映着青山，将温柔的牵挂揉进老屋的每一寸角落。

老屋的院落从不寒冷，鸡棚鸭棚里的禽鸣此起彼伏，墙角的一串红、芍药、石榴花热热闹闹地开着，姹紫嫣红间，是生活的鲜活气息。菜园更是藏着无尽惊喜，翠嫩的黄瓜挂在黄花间，南瓜像红灯笼卧在地上，红通通的西红柿坠在叶间，像孩子红扑扑的脸



芦苇于风 辛灵 摄

一群白鹤飞至阿巴海。

天鹅、大雁等候鸟每年都会飞到阿巴海，但白鹤“现身”阿巴海的次数却极少。于是，我决定独自开车去阿巴海看白鹤飞舞，听鹤鸣千里。

阿巴海草原有四个自然村，分别是南阿巴海、准阿巴海、哈日敖包阿巴海、辉图阿巴海。我要去的是辉图阿巴海，辉图，蒙古语意为临近水源。周围偌大一片区域全是天然湿地，长满了芦苇和香蒲。初冬湖面已冻成薄冰，天鹅和白鹤已经飞往南方。一房高的芦苇在风中摇荡，凌厉的北风并不曾把它折断。走近芦苇丛，一群野鸡扑棱着翅膀飞向高空。一朵一朵的云，飘荡在芦苇上空。拖着漂亮长尾巴的野鸡好像隐逸的仙人，倏忽间飞向低空的云层中。

湖中只剩下看守家园的芦苇和留鸟，像留守老人一样守候在阿巴海。

老包住在湖边，他承包了这片湖，湖里有鲢鱼、鳊鱼、白鲢鱼等。初冬湖面虽然结了一层薄冰，但水下并没有冻住，鱼儿仍在水里轻盈地游动。老包在靠近芦苇的地方下网，一些新鲜的鱼被捞了上来。他说，湖中间有芦苇的地方利于微生物生长，所以鱼儿较多。

芦苇是一个地方自然生态的反射，生长芦苇的地方大多水源充足。只要是河漫滩、沼泽，芦苇就能生长。这得益于它发达的地下茎，能在泥土中延伸、蔓延，编织出一张巨网，使芦苇能牢牢地攀附在河滩上，同时保护着泥土不被轻易冲刷走。

早些年当地人用芦苇编席子，拿到集市上卖，以此来增加收入。现在芦苇的用途早已不是编苇席子，而是自然生态的晴雨表，可以说，芦苇是固守家园的好卫士。

干旱的一些年景里，水源缩减，芦苇也随之减少。有人说这些芦苇是生态的芦苇，初秋时节白茫茫的芦花除了极具美感，更是湿地的一件得体的

衣衫。

这些芦苇既是人类的芦苇，更是大地的芦苇，也是鸟禽的芦苇。芦苇从里隐蔽，黄雀子、白骨顶等一些鸟类在里面筑巢搭窝、繁衍后代。芦苇荡里各种鸟的叫声组成和谐的自然乐章。

三

一年秋天，在阿鲁科尔沁温都包的草甸子上，看见了那个和天空一样蓝的牌子，上面用蒙汉文写着巴润呼鲁斯台，蒙古语的意思是西面有芦苇。

于是向西走，果然看见了那片芦苇。芦花在秋风中摇曳生姿，似白云漂浮于芦苇之上，形成“白茫茫一片”的壮丽景象。

站在秋风中，看高原上的芦苇荡，阔大无边，那个骑着马的牧人，在草滩上悠然走动，忽然有了时空错换的空茫感。

牧人片刻消失在芦苇丛中，苍茫的天空和辽阔的大地，除了几只鸟飞过之外，杳无人迹。芦苇于风，在深秋的原野上站成一片风景。

芦苇不像草原上的树，可以孤零零地成长，芦苇都是抱团生长的好兄弟、好姐妹。若是生长芦苇的地方，没有人为了的干扰，定是一大片地伫立，像一个村子的父老乡亲，一家挨着一家，一户靠着一户，长成一片芦苇的村落。

山野上的草类都是有韧性的。芦苇的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它的根扎得很深，在土里左右延伸，随性伸向远方，一节节的根茎孕育无数个子孙。

在大地上生长的芦苇，无论是牛羊，抑或是人类，都是伤不到它的。牛羊啃掉地面上的芦苇，下面类似于笋芽的新生命就会破土而出。

谁能伤得了一棵芦苇呢？除非它自己绝望，不去吸收土壤里的水分，而在岁月中干枯，化成尘土。

牛羊、鸟禽，与芦苇相依相伴，是大自然中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的能量传递。

我12岁那年的暑假，在西南甸子放牛。家里那头白花母牛，是纯种奶牛西门塔尔的后代。自从它产下牛犊后，就好像有挤不完的牛奶。这头乳牛成了家里的宝贝，放牛时我专找芦苇茂盛的地方，让这头牛吃饱吃足。

牛吃草时，我找一个高坡坐下来，山野很寂静，有野鸭在头顶飞过时发出的嘎嘎声。百无聊赖时，折几根粗壮的芦苇茎，和牛一样放到嘴里嚼。芦苇的芯是甜的，里面蓄满希望。

牛脚下的芦苇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正在草里孵化的鸟被牛惊动，极不情愿地扑棱着翅膀飞走。

在山野上，我和小伙伴玉秀用柳条做柳哨，用马莲编马莲垛，用狗尾巴草编小兔子。在那段岁月里，这些野生的植物成为我和玉秀的好朋友。

芦苇和这些野生植物，在僻静的角落朝气蓬勃地生长着……

我敬佩这些山野上生长的野生植物，它们充满生命力，也充满灵性。在生机勃勃的自然界里，那些神秘的生命力量，令人惊叹。最先，芦苇的种子在空中飘荡，为自己寻找合适的生长环境，最终在有水源的低洼处安家，繁衍生息。

在巴润呼鲁斯台，这片芦苇长得很高，它们停下来，和天空遥遥呼应。芦苇在风中摇曳，看起来很纤弱，强劲的风却没有折断它们。大自然给万物生命时，总会赋予它们一种力量。

我喜欢芦苇，可能是童年记忆的延续，也因为它诗意的存在。兼，古书上指尚未秀穗的芦苇类植物。葭，即初生的芦苇。《诗经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葭萋萋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芦苇也称为芦荻，在古诗里已经穿越千年。

深秋时节，在翁牛特旗的野生荷塘边，看见一片芦苇和蒲草结伴生长。那些蒲草已经结下粗壮的蒲棒，在池塘里密密麻麻地站立，像士兵守卫着自己的家园。我把两个蒲棒互相敲打，那些柔软雪白的蒲棒毛就在空中飘起来，双手捧着蒲毛扬在空中，就像白云飘过来一样。

小时候经常见到的蒲草，现在已经稀少了。蒲草学名叫香蒲，长长的叶子可以编蒲团，编垫子。想起小时候，祖母经常去水泡子割蒲草，然后编成蒲团，她先把长长的蒲草泡软，之后编成草辫子，经过盘辫等一系列工序，就编成了厚厚的蒲团，坐起来非常舒服。祖母在树下坐着一个蒲团，我和妹妹坐着一个蒲团，我们唱着民歌，质朴又温暖的乡村生活又一次重现。

站在芦苇塘边，物我相融，似乎也长成一棵芦苇。寂静中，呼吸天地灵气，面对自然，聆听内心之念，和岁月同在。

山水人文

在树下笑着接果，竹篮里装的是满满的欢喜。冬日里，最后一片落叶归根，小狗挤在柴房，一家人围着暖炉听火焰噼啪作响，爷爷温着酒，烟斗袅袅，老屋静静诉说着丰收的故事。夜深后，风雪在屋顶、竹林间起舞，也钻进了我的梦里。

老屋听着黎明的鸟鸣，看着蝴蝶翩跹，望着乡亲们耕耘的身影，它是寂静的，却又盛满了生活的温度。如今老屋渐少，有的已成断垣残壁，时代的进步无可阻挡，只愿老屋的慢时光能走得慢些。它是故乡的符号，是游子的精神家园，承载着几代人的酸甜与美好。

乡土浓烟

| 贺兰山西线之行（组诗） | |
|---|--|
| □彭桂芸 | 光芒凛冽 山脚下的马鹿，张扬奇异的鹿角 追逐一场绽放的霜降 |
| 风中的骆驼 | 松林从阳坡漫潮而上 待我涉水时，那夯实的山体以攀爬之势 |
| 其实已经等了很久 为这场相遇。秋雨、秋风，连同 衰草铺满的戈壁 | 敲响远古的呼唤 红砂草、碱蒿、小檗果 怀抱火红思念，染醉自己 铁线莲、沼委陵，即使面临枯败结局 仍然挺成树的模样 |
| 当深邃的目光穿透旷野长风 当沉闷的驼蹄惊醒记忆 那一刻，我听见骨头里传来同样的 声音 | 深林风雪，沿着一条通幽曲径 伸向山的那头 我立于雪苔与枯根之上，任由寒霜 相握指尖的温暖 活化的黄石花冻红了脸颊，却不乏 遵循 |
| 这些年，我如翻阅史册般 一次次攀上山腰间峭壁，敲响柴门前 石的虚空，任由木鱼声 飞越群山 于八瓣莲峰，传诵山的回音 | 大地的缄默，践行守护人的诺言 云杉林挂满雾凇， |
| 这些年，我循着古道留下的足迹 打探端坐于溶洞之中，数百年石刻 问道前世今生 聆听山泉，将日月淬成流年的清响 | 天空闲散，阳光追风驾云，嬉戏不停 散落的马鹿、鸟禽，并不谄于 我的走近 而是共享山野呼吸，与这濯目的绚丽 |
| 这些年，我不解于它 何以如此具象之名，流芳百世 更未想到，会撞至它的背面 将另一半真容，览进我的眼眸 | 马鹿 当从南到北的马鹿群，接连不断回 头时 所有草木、山脉跟着回头 积聚的光芒，瞬间放大眼底的温顺 与洪荒 |
| 我从弥漫的雨丝出发 仰望一顶凌空毡帽，如立于山岭的 老人 | 我把心怀打开，将久违的惊喜 袒露给山风、鸟语，以及 眼前这些灰褐色生灵 |
| 将云端坐成白头岁月 曾经的如常全然不见，绕行于山的 半径 | 它们的家园，就在我常走的岭侧 有时成群跃入夏的夜空 与星星、虫鸣，醉卧草原 |
| 随着苍茫、亘古的山体 追寻深藏的中心 | 这一次，我跟着群山空陵的秋色 与它们站在同一条逶迤线上 如同山岩对积雪的深情，白首而不 言别 |
| 哈拉乌沟 | |
| 茂密的草木，让出一条静寂的欢畅 冲刷清水沟的石头 石头不说话，指认被风尘掩盖的记忆 秋阳翻越群峰，我的眼眸 | |

晚食村影

张成林 摄